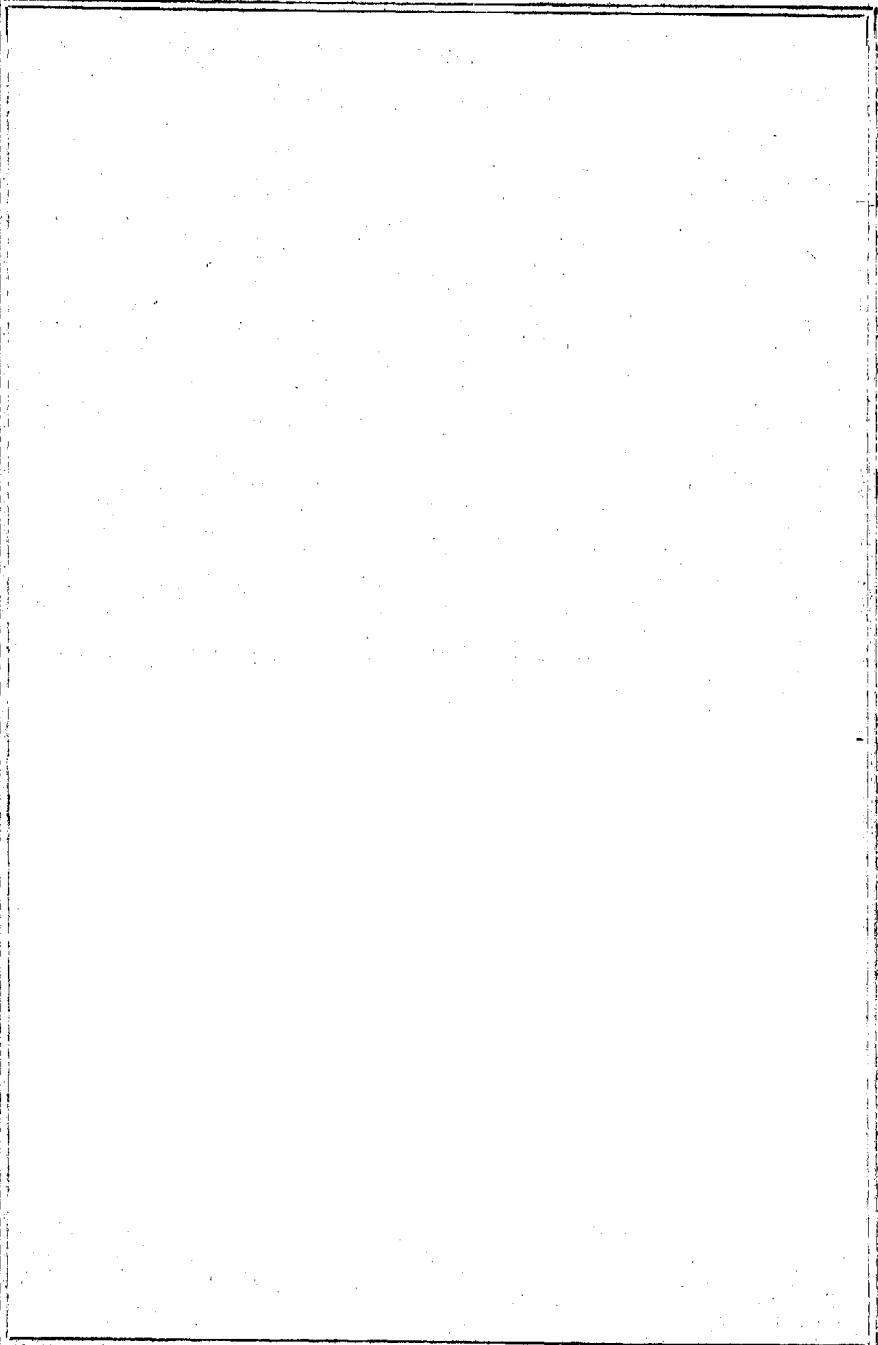


藝海蠡序

蓋文以紀事。詩以言志。非文則事不可傳。非詩則志不可述。故制文而辭不實也。則非文之所以爲文也。作詩而情不至也。則非詩之所以爲詩也。春秋之勸懲。風雅之比興。可以觀耳。今之言詩文者。徒以剽掠爲工。取彼補此。薰蕕相雜。辭不實情不至。文非其文。詩非其詩。安在其能紀事言志乎。詩文之弊一極於此矣。今原子所著藝海蠡。取則於古。矯弊於今。發其疵病。舉其法程。以授從游之徒。學者因此以進。則文爲其文。詩爲其詩。乃事可傳志可述也。夫然後始可與言詩文已矣。

天明壬寅秋

信齋禰井剛子柔識



藝海蠡

淡路 原公逸飛卿著

余嘗著原子三十篇。其周詩知言二篇。述作詩制文之大旨。今抄出之。更命曰藝海蠡。時歲在辛丑。天明元年秋九月。

周詩有變風變雅以來。楚騷漢賦咸其變也。蓋風尙與世推移。誰知其所以然者。自然耳。傳曰。治世之音安以樂。亂世之音怨以怒。亡國之音哀以思。夫民情動於物形於聲。不期然而然者也。風俗相承。前者于。後者喁。其相和也。隨感而聲應之。今夫金石無情。怒而擊之則壯。憂而擊之則悲。又有時乎殊其聞者。猶鐘聲晨聞之洩洩。晚則寂寂。昕夕習於耳者尙如是。矧事變之不同。性情之不均。物與物相觸。而心機之應感無窮乎。故葛覃卷耳。爲之於鄭衛之間。必爲嘖。桑間濮上。唱之於周召之邦。必爲斥。以是觀之。古人固非有意於變焉者。而其變也。

以世以時。以人以情。區以別者。誰復知其所以然乎。凡今之爲詩者。專採辭於一時。斷長續短。僞撰哀哀熙熙歎歎恢恢許多情態爲篇。而自謂我能爲唐能爲明。吁。夫諧諷不亦異於聲者望人之輔頰啞啞然乎。其稱以爲巨擘者。亦惟剪裁之工較狡已矣。從擬議以成變化之說啓偷兒之竇。以剽掠爲教。至詩非其詩。孔子曰。詩可以興。可以觀。夫詐譌以釀成者。雖易牙不能別之。其何可興何可觀。適有厭習俗效宋人者。亦惟緣其蕭牆。未闕壺奧。特準擬體制已已而無其氣象。則我未知其果爲宋也。故今效宋者。東夷之寡婦也。東夷人慕諸夏之禮。有一婦其夫蚤死。自誓不復適人。而竊內私夫者。故學詩者。宜如魯人學柳下惠者。孔子曰。欲學柳下惠者。未有似於此者。或者曰。宋人始學唐而唐益遠。至于明人則復古復唐。歸美於明人之溢言耳。若唐可學而爲者。何有宋乎。何有明乎。是已然之效也。唐不可爲。宋又不可爲。猶粗梨橘柚各有其臭味。而不可易也。不然何以鉞鐘之追蠹者爲寶乎。惟唐人不可及也。其興致隱然有餘情於言外者。非才學所能及也。司馬溫公曰。詩使人思之。其有見

於斯乎。蓋聽於人而從事者。未嘗見古今之全。謂晚唐萎爾而排之。謂宋人皆議論而唾之。是以所資不廣。斗筭之才彌窘。故爲詩繩墨已樹。則吾自爲我。奚甘局促於人之警策。革上六曰。君子豹變。其文炳如也。是當爲識者道焉已。夫詩之教。溫柔敦厚。讀三百篇。如旄丘何人斯諸篇。辭氣平澹。不小見忿愠。其人可想矣。然而執一而論之。則相鼠巷伯謂之何。是其所以有變風也。子夏不謂乎。言之者無罪。聞之者足以自戒。故婉而成章。盡而不汙。亦可以爲詩家之極則也。嗟乎。詩小技。及其至也。隱微而不易窺矣。蓋非自得之。則何以知之。譬之輪人斲輪。其要在可言不可言之間邪。莊子謂萬世之後遇一大聖人。而知其解者。且莫遇之。先賢所評論。少年之時讀之。漠然謂惟當如斯耳。漸悟之。忽知古人不我欺。然不知其初奚自。如到華胥之國。如遊化人之宮。而後獲於心者。口欲言之不能。詩云。邈迥從之。道阻且長。邈游從之。宛在中央。其是謂之乎。

知言哉皇甫謐。其言曰。昔之爲文者。非苟尙辭而已。將以紐之王教。本乎勸戒。

也。凡立言不以先古聖王之道爲根柢則史也。今儒名而史者。其詩賦文辭。徒爲觀之美而作之。故炳乎其辭。蔚乎其文。繽紛乎成章。雖然。捃拾扶寸墨尺之餘錦。彌縫以爲一匹。固自不出於其機杼。則其成章者。盡非我之有。猶狗而臯皮狙而繡裳。無復雄渾沈鬱自然精爽。夫詞章之美。雖由修飾之功哉。而光麗過情。無乃似膏澤粉黛爭妍而要憐於人女子之妖態乎。孔子曰。冶容誨淫。君子何不瞿瞿爾。孔子曰。情欲信辭欲巧。蓋此謂之文質彬彬者。如無其質。以美澤可觀而已。則古人所謂齊紫之敗素耳。先王之道。言者尙辭。其來也遠矣。宋人享趙孟。孔子錄之。以爲多文辭焉。鄭人伐陳。又曰。非文辭不爲功焉。今爲文者。將誇其技。設事屬辭。強爲之。其勢不能不詐譌以崇飾之。譏諛巧言。閎大不經。矯誣無所不至。加之以今比古。以此擬彼。故措辭不正。名物差貸。大傷聖訓者。不爲不少也。夫文者。志動乎中而發言乎外者也。書云。志以道寧。言以道接。吾以此知今之所以不然也。傳曰。中心疑者其辭枝。誣善者其辭游。可不慎乎。孔子曰。修辭立其誠。夫大言浮辭毀信者。謂之立其誠乎。又曰。

辭達而已矣。夫倡游言不弭者。謂之達而已矣乎。書云。辭尚體要。夫持論交紛。挈者。謂之尙體要乎。傳曰。屬辭比事而不亂。春秋之教也。夫名實相牴牾者。謂之不亂乎。廼謂之婦女瑣言無大體可也。蓋古人於文章。氣韻所寓。潑潑乎使讀者躍如於心目之間。其靡麗多誇者。亦要有所歸。後之效之者。不但叔敖之子能肖其父。唯其所學在彼而不在是。古人既譬諸奇花之落英根柢蔑如。又謂如工女之刺繡無補於實用矣。然而錮其所習。不能徵之古人述作之跡。所謂觀於濁水而迷清淵也。上古聖人之道。載在於辭。苟不修辭。則不能觀諸今日。修辭之業不可以已爲是故也。傳曰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。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。聖人立象以盡意。繫辭以盡言。學者晰此義。而後始可與論文矣。古人有言。畫人而不能畫情。畫泉而不能畫聲。言語文辭。固不足以盡道也者。蓋誤也。觀其象而其情可知。其聲可聞。其謂之無象之象。如之何曰不能焉乎。雖然。非謂刻鵠而類鷲。畫虎而類狗之謂也。志曰。言以足志。文以足言。不言誰知其志。言之無文。行而不遠。是故所貴於言者文也。所貴於文者道

也。文載道而行。如以辭而已乎。必也有買櫝還璧者。然則文亦無補於我道哉。故孟子曰。不以文害辭。不以辭害志。是謂其以辭而已者。傳曰。大上立德。其次立功。其次立言。三者皆死而不朽者也。不爲則已。爲則庶幾與天下傳之。韓退之曰。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。所謂藏之名山。傳之通邑大都。豈齊紫之敗素潤色以欺人者乎哉。或惡之者。乃以博士家言。其辭無沿襲。必極才之所至。其體年變月不同者爲文。亦不思之甚也。旣已有此言。第令夫叔敖之子肖其父者。復以我爲馬服君之子能讀其父書者。不敢辭也。